

最近,《陆澹安藏书精品图录》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一页页翻阅,陆康仿佛重又置身于溧阳路祖父那间狭小而井井有条的藏书室,祖孙相伴,闲语二三,暖阳斜照,而转眼半生时光已去。

1983年,澹安公去世三年后,家人将其三千余册精华藏书、碑帖,捐赠给当时新成立的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那时,陆康已旅居澳门,通信不便,他是从友人寄来的一份《光明日报》简报上获知这一消息的。陆康与祖父陆澹安感情弥笃,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由祖父进行古文启蒙,少年时代又被领进书法篆刻的艺术天地。

溧阳路老宅有两间专门用作澹安公的藏书室。他的工作室和卧室则在三楼。陆康随父母搬到北京西路后,每个周日仍要回溧阳路看望祖父,向他汇报一周所学。午饭后,祖父常去襄阳公园与老友做一一会的雅聚,而整个下午,陆康便在二楼的藏书室里度过。那狭小房间中弥漫的纸墨香气,所营造出的温暖与安心,成为陆康日后闯荡四海的底气。20世纪90年代,当他返沪再度踏入祖父的藏书室,空荡荡的房间难掩寂寥。之后的二十多年,陆康一直在整理祖父的手稿与信札,只是记忆中,原本一直放在祖父宽大写字台上的那本亲手制作的硬皮封面藏书目录,却再无所踪。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2024年,适逢陆澹安诞辰130周年。虹口区文旅局和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为深度挖掘虹口文脉,在离陆澹安虹口老宅不远的朱屺瞻艺术馆,主办了《澹远乐安——纪念陆澹安诞辰130周年文献展》。陆康及家人走进展厅后,感慨万千:“有回家的感觉,老公公有知,定当欣慰。”

展览影响甚广,也引发了大家对陆澹安藏书下落的关注。教育家俞立中获悉,热心联系了山东大



学。学校相关部门获悉后,联系了虹口方面,着手开展对现存藏书的整理与统计工作,并决定以编纂《陆澹安藏书精品图录》的形式,系统展现澹安公旧藏文献的价值。

有“南社名宿、星社健将”之称,陆澹安的收藏活动始于青年时期,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宽而日渐丰赡。他从20年代初开始收藏文献,经此次整理统计,陆澹安捐赠文献精品包括线装古籍、平装精装图书、杂志和碑帖,共计1162种1656册件。这些旧藏不仅学术价值较高,部分亦具文物价值。如王秉恩《梦溪笔谈校字记》,通行本为1916年贵池刘世珩玉海堂覆刻本,附于《梦溪笔谈》之末;而陆澹安所藏不仅是手稿本,且第一稿、第二稿俱在,对于研

究该书的成书过程与版本流变具有重要意义。清陈锡路著《黄嬢余话》为乾隆三十七年(1772)芸香窝刻本,检阅《中国古籍总目》,仅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颇为稀见。王文焘藏并编《福迎斋所藏石刻墨本目稿》一卷,稿本,更是孤本秘籍。

陆澹安交游广阔,其朋友圈串联起海派文化史上诸多璀璨的名字:郑逸梅、严独鹤、丁悚、朱大可、潘伯鹰、周瘦鹃、施蛰存等。他们的写作、研究、交游与办报等活动,共同促进了海派文化的繁荣。因此,澹安公藏书中有不少签名题赠本,如陈汝衡题赠的《大说书家柳敬亭》《说书艺人柳敬亭》,赵景深题赠的《明清传奇》《戏曲笔谈》,张静庐题

赠的《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乙编、丙编等。藏书中亦不乏名家旧藏,如清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瓮牖闲评》八卷,钤有民国藏书家张之铭的藏印;钞本《石鼓尔雅》一卷,则为湖州藏书家张钧衡之子张乃熊旧藏,钤有“莲圃收藏”印。此外,其所藏杂志如《国文月刊》《文史杂志》等有创刊号,平装精装书中亦多初版本,均具有独特的版本与学术价值。这批文献中还留存着陆澹安大量的阅读痕迹,如他批校的《歧路灯》,以及亲笔题跋的《孽海花》《京华碧血录》等。

陆澹安的收藏呈现出“金石”与“案头”并重的特点。他既重视传统典籍,亦对金石碑帖倾注浓厚兴趣,碑帖多为汉至唐碑之旧拓,具有较

高的学术价值。其收藏活动与学术研究、创作实践紧密结合。其收藏并非为了囤积珍本,而是为研究与创作提供养分,既涉猎经史、金石等高雅文化,也广集戏曲、小说、俗文学等通俗资料,生动呈现了那个时代新旧文人的庞大智识体系。山东大学的学者们一致认为,《陆澹安藏书精品图录》的编纂,不仅是对其个人学术遗产的整理,更是对海派收藏文化的一次系统性梳理。

在陆康的记忆中,祖父的书房从来不是封闭的私密空间,而是向友朋开放的文化沙龙。尤其在特殊年代,当许多知识分子家中藏书遭难时,陆澹安的藏书室成为一处难得的避风港。郑逸梅、孔另境、秦瘦鸥、萧伯纳、施蛰存、张静庐、谭正璧等老友,都曾悄悄上门借书。郑逸梅先生的孙女郑有慧回忆:“那些年,祖父每月数次往返于陆宅借书,所涉范围极广,以此作为全家三代人的‘精神食粮’。”然而风波险恶,一日,陆澹安晚饭前出门接了个电话,回家后神色凝重,沉默不语。全家人都不敢上前,派遣最得澹安公偏爱的陆康去探问,原是一位在陆家借书的老先生不慎走漏消息。当时环境下,这批丰厚的收藏可谓朝不保夕。陆康闻讯已然六神无主,急问“怎么办”。此时已镇定下来的澹安公长叹了口气,道:“无书一身轻。”其一生“非淡泊无以明志”的处世之道可见一斑。

四十三年前,受托前往陆家协助整理这批藏书的,正是郑逸梅与钱伯城先生。从私人书斋到大学殿堂,家人与挚友为这片曾经滋养众人的知识丛林找到了最终的归宿。澹安公若知此庄严托付得以圆满,应当欣慰。收藏的终极价值在于连接——连接古今学问,连接朋心,并在最艰难的时刻,为文化的延续守住一盏不灭的灯火。这或许便是“澹远乐安”的真意:在淡泊与坚守中,获得精神的安宁与久远。

古画里的冬日风骨

◆ 李笙清



然。唐寅于画幅上部题诗:“松梅与竹称三友,霜雪苍然贯岁寒。只恐人情易反复,故教写入画图看。”彼时唐寅功名之路坎坷失意,他借“岁寒三友”傲霜斗雪的品格自况。

明代画家王谦以画梅闻名,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其《冰魂冷蕊图》轴,尽显梅花傲骨。画中山道积雪盈尺,唯有一树寒梅破雪怒放,独揽

早春气息。画家以淡墨绘出“V”字形倒挂梅干一角,浓墨点苔,枝头繁花缀满,雪地空寂清幽,暗香仿佛穿透纸面而来。王谦题五言诗一首:“山路雪盈尺,梅花独领春。冰魂琼作珮,冷蕊玉为神。诗到骑驴客,清分放鹤人。”诗句融入孟浩然踏雪寻梅、林逋“梅妻鹤子”的典故,为赏梅图景增添文人雅韵。

“清初四画僧”之一的弘仁,工于山水,上海博物馆藏其《山水册》轴,意境清寂淡远。画面绘山野茅舍、小桥流水,雪地平坡之上,一株老梅枝干虬曲,虽形似佝偻老者,却枝节劲健,枝头疏梅点点,凌寒绽放。荒寒景致恰与唐僧齐己《早梅》诗意相合。弘仁题七绝:“茅屋禁寒早不开,梅花消息早先回。幽人记得溪桥路,双屐还能踏雪来。”诗人以“幽人”自比,踏雪寻梅,将画作意境推向高远之境。

清代画家高凤翰,诗书画印无一不精,其《梅石图》轴,笔墨生动。画中一株古梅傲立雪中,旁有矮红梅树相依,红白二梅相映成趣,与山石构成生机盎然的雪景图。高凤翰题诗:“风条吹出雪皑皑,珍重东皇着意裁。纵使也从春色见,肯同桃李一齐开?”他壮年仕途坎坷,55岁因案牵连入狱,右手残废后迁居扬州,效仿元代郑道奇“尚左”典故,改号“后尚左生”,坚持左手书画。这幅《梅石图》中的梅与石,正是他不与世俗争春的高洁胸襟的写照。



摆件·中华麋鹿园 ◆ 原野

冬日暖阳倾洒湿地,水面漾起粼粼微光,芦苇随风轻摆,湿润的泥土气息裹挟着自然的清新,勾勒出一幅温润画卷,冬日的江苏大丰麋鹿园撩动了我的创作情愫。

我以一块随形麻梨木为底板,其深色脉络如滩涂潮痕,隆起木结若草甸沙洲。又从花鸟市场觅得湿地绿植,拾来蝴蝶湾的芦花,再配上两款3D打印麋鹿模型,肌肉起伏、毛发层次皆栩栩如生,尽显湿地生命的蓬勃脉动。

作品完工,一幅秋冬鹿园图跃然眼前:薄雾中,雄鹿昂首显威严,雌鹿低头露温情,幼鹿穿梭于芦苇间,蹄声轻碎,打破滩涂寂静。

麋鹿因头似马、角似鹿、蹄似牛、尾似驴,得名“四不像”,角形独特,是鹿科麋鹿属唯一物种。它曾广布东亚,后因气候变迁等因素影响,汉朝末年便近乎绝迹。1983年部分麋鹿回归,如今族群已在黄海滩涂重焕生机。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麋鹿是象征富贵祥和与旺盛生命力的“瑞兽”,在西方文化中,麋鹿同样是吉祥的象征。作为跨越文化的精神符号,麋鹿承载着生态和谐的愿景。漫步保护区栈道,看麋鹿群奔向夕阳,便能读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真谛。大丰麋鹿的重生正是践行生态承诺的生动诠释。